

主雲五主編

特

號

漢律摭遺
中冊

著本家沈

行印館書印務商灣臺

庫特四三

復刊人人文庫序

人人文庫自民國五十五年始刊，迄六十二年終刊成者計達一千五百餘種。中分單號雙號及特號三種。單號每冊八元，雙號十二元，特號二十元。其種數之多，定價之廉，冠於全國。及六十二年秋後，紙張價格奇漲，且不易得，其他工料莫不稱是。人人文庫原以廉價爲主，隨成本而增價，殊違本旨，不得已於六十三年元月始暫停新書之印行，即原已出版各書亦以售罄爲止，暫不重版。今歲三四月以來紙價工價雖平均較前增長百分之一百五十，然已漸趨穩定，籌謀再四，決從五月起，仍予復刊，每月新刊暫定爲十種，其原出各書，銷數較廣者，仍予重版，以應讀者需求。書價姑定爲單號每冊十二元，雙號十八元，特號三十元，所增雖僅百分之五十，而以視工料之增長百分之一百五十者，仍稍虧損在所不惜。

復刊以後，選材益加審慎，範圍亦日廣，除與英國之人人文庫比擬，且後來居上。關於新知識之介紹仍略仿英國家庭大學叢書。又復刊新書之編著悉與原刊蟬聯

，設印刷工料不再增長，則由原刊之千五百餘種，不難與時並進，遞增至數千種，乃至萬種，使青年學子得以廉價盡讀有用之書，此則所殷望也。

又除單號雙號每種仍維持一冊外，特號因多載名著，爲存其真，必要時得分訂爲二冊以上，如十九世紀歐洲思想史即其一例也。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五月一日王雲五識

漢律摭遺卷八

刑法考

雜律

假借

取息過律 王子侯表旁光侯殷坐貸子錢不占租取息過律會赦免顏注以子錢出貨人律合收租匿不占取息利又多也補注沈欽韓曰景紀服虔注貲萬錢算百二十七昭紀始元六年令民得以律占租貢禹所謂租銖之律也周禮小司徒以下攷夫家眾寡六畜兵器管子問貧士之受責於大夫者幾何人人之貸粟米有別券者幾何家此其貧富生業皆官司所知平紀民貲不滿二萬勿租稅蓋漢去古未遠故私家具立文簿泉府注貸萬錢者朞出息五百是取無過二分也陵鄉侯訢坐使人傷家丞又貸穀息過律免顏注以穀貸人而多取其息

按卽明律之違禁取利不占租卽唐律之脫戶

不償責 功臣表河陽侯嗣信坐不償人責過六月免補
注沈欽韓曰潛夫論斷訟篇永平時諸侯負責輒有紕削
之罰其後皆不敢負民蓋沿舊制

按過六月免是以六月爲期也唐律負債違契不償一
匹以上以二十日爲限二十日加一等而以百日爲罪
止之限較漢之期限爲短不及百匹者罪止杖六十或
杖八十較漢爲輕則其法不同也

當歸宅不與 恩澤侯表周陽嗣侯田祖坐當歸軹侯宅
不與免補注蘇輿曰潛夫論斷訟篇孝武仁明周陽侯田
彭祖坐當軹侯宅而不與免國卽此事惟祖作彭祖爲異
當下奪歸字先謙曰史表作彭祖

按此違契不償之一端也

加貴取息坐贓 秋官朝士凡民同貨財者令以國濫行之犯令者刑罰之注元謂同貨財者富人畜積者多時收歛之乏時以國服之法出之雖有騰躍其贏不得過此以利出者與取者過此則罰若今時加貴取息坐贓疏雖有騰躍其贏者謂販易得利多少者爲騰躍其贏謂其贏利騰踴乘躍而出故晉灼曰言市物賤預買畜之物貴而出賣之故物騰躍是其事以利出者與取者依常契獲利取者又騰躍所贏二者俱有利物違國服則爲犯今得刑按物賤時息少物貴時息多若物貴之時以騰躍之數取息出者固獲大利取者未免受虧故以國服爲之息出者不止獲賤時之息而取者不致過虧此持平之道也此與買故賤賣故貴之事稍有不同彼乃任意而爲此乃乘時而得其初意殊也

不廉

受財物 功臣表岸頭張次公坐與淮南王女陵姦受財物免

按所受之財物未知得之淮南王者歟抑得白女陵者歟

贓直六十 書鈔七十 汝南先賢傳范滂字孟博被詰受幾贓賕滂曰曾爲北郡督郵汝陽令有記囊表裏六尺若以此爲贓贓直六十耳

按記囊不得爲贓且贓直六十亦微矣觀此詞意亦六十不爲贓

受所監臧二百五十以上 前書蕭望之傳後丞相司直繇延壽奏知御史有令不得擅使望之多使守史自給車馬之杜陵護視家事少史冠法冠爲妻先引又使買賣私

所附益凡十萬三千案望之大臣通經術居九卿之右本朝所仰至不奉法自修踞慢不遜攘受所監臧二百五十以上請逮捕繫治上於是策望之云云左遷君爲太子太傅顏注二百五十以上者當時律令坐罪之次若今律條言一尺以上一匹以上矣

按二百五十以上亦臧之微者此獄亦周內爲之故臧數僅止此望之固非受臧之人也

臧五百以上 功臣表梁期任破奴坐賣馬一匹賈錢十五萬過平臧五百以上免補注蘇興武紀元狩五年天下馬少壯馬匹二十萬如淳曰貴平其賈使人競畜此賤其直故以過平罪之又犯臧五百以上免官也

按此所賣之馬疑是官馬其臧卽賤直所得者非二事五百以上乃計臧之限界破奴所得未知若干也

長史臧滿三十萬而不糾舉者刺史二千石以縱避爲罪
後書桓紀建和元年詔長吏臧滿三十萬而不糾舉者
刺史二千石以縱避爲罪

按三十萬數較多矣然不滿三十萬者亦臧也遂可不
問乎

臧百萬以上 功臣表湘成嗣侯益昌坐爲九真太守盜
使人出買婢奴婢臧百萬以上不道誅

按此已見盜律買故賤賣故貴條說詳彼漢法臧多者
爲不道此侯之臧在百萬以上故誅但不知究以若干
爲限觀桓紀詔是三十萬爲臧之多者或卽以三十萬
爲限乎御覽六百四十一三輔決錄曰馬融爲南郡太守三
輔以融在郡貪濁受主記掾歧肅錢四十萬融子强又
受吏白向錢六十萬布三百匹以肅爲孝廉向爲主簿

又坐忤大將軍梁冀竟髡鉗徙朔方自刺不死得赦還
拜議郎據此融之臧合之爲百萬卽除其子之所受亦
四十萬在三十萬以上矣罪止髡鉗遠徙是尙不以不
道論其以不道論必在百萬以上矣今綜計各條似以
二百五十以上爲一級五百以上爲一級滿三十萬爲
一級百萬以上爲一級約分四級然二百五十以上受
所監臧也五百以上通常臧也不得并而言之然則二
百五十以上與五百以上各自爲一級猶後來六賊之
數之不相同也若滿三十萬及百萬以上則爲二者之
所同也

賊取錢財 薛宣傳入守左馮翊滿歲稱職爲眞始高陵
令陽湛櫟陽令謝游皆貪猾不遜宣察湛有改節敬宣之
效迺手自牒書條其姦臧湛自知罪臧皆應記卽時解印

綬付吏爲記謝宣而櫟陽令游自以大儒有名輕宣宣獨移書顯責之曰告櫟陽令吏民言令治行煩苛適罰作使千人以上賊取錢財數十萬給爲非法買賣聽任富吏賈數不可知證驗以明白云云游得檄亦解印綬去

按二令皆不廉者僅止去官漢法之疏節闊目如此不若後之拘乎墟也

貪污 翟方進傳方進奏咸陳咸與逢信邪枉貪污營私多欲皆知陳湯姦佞傾覆利口不軌而親交賂遺以求薦舉後爲少府數饋於湯信咸幸得備位九卿不思盡忠正身過惡暴見不宜處位臣請免以示天下奏可

按饋遺乃交際之常事未便據以爲臧方進之所謂貪污初無實事特哀帝方信用故得肆其威耳

辜椎爲姦利 翟方進傳是時起昌陵營作陵邑貴近子

弟賓客多辜權爲姦利者方進部掾史覆案發大姦臧數千萬顏注權專也辜權言已專之他人取者輒有辜罪功臣表柏至嗣侯福坐爲姦爲鬼薪

按柏至侯之爲姦謂爲姦利也武紀天漢三年初權酒酤注韋昭曰以木渡水爲權謂禁民酤釀獨官開置如道路設木爲權獨取利也權是專利之名時方營昌陵故人多於中爲姦利之事也

又受臧之事如受所監枉法受財漢律在盜律然不廉之情事正多非一二事所能該略舉漢事數端以爲證不能詳也

呵人受錢 按無事可證缺之

使考驗賂

說文賂遺也段曰以此遺彼曰賂如道路之可往來也貨

賂皆謂物其用之則有公私褒正之不同淮南王安傳安初入朝武安侯與語曰方今非王當誰立者淮南王大喜厚遺武安侯寶賂王莽傳郡縣賦歛遞相賂賂白黑紛然後書賈琮傳交趾土多珍產前後刺史率多無清行上承權貴下積私賂吏民怨叛

按驗賂之事無可證缺之

輕狡

離載下帷 秋官士師之職掌國之五禁之灋注古之禁盡亡矣今宮門有簿籍官府有無故擅入城門有離載下帷野有田律軍有跽謹夜行十禁其勃可言者疏云離載下帷者謂在車離耦耦載而下帷恐是姦非故禁之校勘記云漢制考耦字不重按不重者非也在車離耦謂獨坐一車者耦載而下帷謂同坐一車而下帷者皆形迹可疑

按古者婦人坐乘男子立乘大夫七十乘安車則男子坐乘亦謂之安車也詩氓漸車帷裳傳帷裳婦人之車也箋云帷裳童容也疏帷裳一名童容故巾車云重翟厭翟安車皆有容蓋鄭司農云容謂檐車山東謂之裳幃或曰童容以幃障車之傍如裳不以爲容飾故或謂之幃裳或謂之童容其上有蓋四傍垂而下謂之檐故雜記曰其輅有袞注云袞謂鼈甲邊緣是也然則童容與檐別司農云謂檐車者以有童容上必有檐故謂之爲檐車也此唯婦人之車飾爲然據此諸說是古者男子乘車出入無下帷者入城門而下帷則形迹可疑故禁之也校勘記之說於賈疏可通而漢律之文則難通離載二字連文今解離爲離耦又解載字爲耦載律文本無耦字憑臆添入殊無根據此律重在下帷若一人

獨坐一車又何可疑之有考月令宿離不貸釋文離依
注音儷呂計反偶也後書和熹鄧后紀注離並也公孫
賀傳偶並也對也文選文賦注耦與偶古字通賈疏語
當以謂在車絕句離耦絕句離耦也疑脫也字耦載而下帷
絕句二人爲偶言二人並載入城門而下帷焉故恐有
姦非也又霍光傳使從官略女子載衣車內所居傳舍
說文車部輜輶衣車也前後有蔽王曰定九年左傳正
義引如此嚴氏曰輜與輶皆衣車屬衣車前戶輜旁戶
輜載重輶載輕釋名云衣車前戶又云輜車載輜重卧
息其中之車輶車四面屏蔽據此霍光傳之衣車當是
輶也離在下帷之車亦當爲衣車也又原涉傳乘藩車
入閭巷顏注藩車車之有屏者當卽衣車

絕蒙大巾持兵杖 秋官野廬氏掌凡道禁注禁謂若今

絕蒙布巾持兵杖之屬校勘記宋本岳本嘉靖本布作大
漢制考所引同當據正

按無故蒙大巾形狀詭異持兵杖足以傷人此並輕狡
之一端故禁之

三人以上無故羣飲酒 文紀酺五日注文潁曰漢律三
人以上無故羣飲酒罰金四兩

按自周書酒誥反覆申戒是後酒禁極嚴趙武靈王滅
中山酺五日可見戰國時此禁未弛故以酺爲凱歌之
慶也漢法蓋承古

長吏車騎從者不稱其官衣服下吏出入閭巷無吏體

景紀中六年五月詔曰夫吏者民之師也車駕衣服宜稱
吏六百石以上皆長吏也亡度者或不吏服出入閭里與
民無異令長吏二千石車朱兩轡千石至六百石朱長轡

車騎從者不稱其官衣服下吏出入閭巷亡吏體者二千石上其官屬三輔舉不如法令者皆上丞相御史議之先是吏多軍功車服尙輕故爲設禁

按此以正吏體亦所懲輕狡之習也

與人妻姦 功臣表士軍嗣侯生坐與人妻姦免岸頭侯張次公坐與淮南王女陵姦受財物免顏注陵淮南王安女名也

按秋官司刑引尙書大傳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古者姦罪甚重此二者僅止免侯蓋輕於古矣稱淮南王女似是無夫者而與士軍之罪同是漢時不分有夫無夫矣姦亦輕狡之一端故彙列于此

吏姦部民妻 功臣表成嗣侯朝坐爲濟南太守與城陽王女通耐爲鬼薪御覽六百三十九會稽典錄曰謝夷吾爲荆